

# 里根政府对苏联的“经济战”： 基于目标和过程的分析\*

付瑞红

**【内容提要】** 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政策逻辑及前景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当下美国对华政策与里根政府时期对苏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关性。美国在对华接触政策受到挑战之际对华发动“贸易战”；里根政府结束对苏缓和政策发动全面“经济战”，政策逻辑都是通过经济手段维护美国的实力优势，实施对抗性竞争政策。里根政府对苏“经济战”是充满矛盾和妥协的政治过程，其目标确立和政策实施过程均受制于国内政策制定者及与欧洲盟友之间围绕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展开的冲突和妥协，面临政策和强制力不足的困境，最终影响政策效果。

**【关键词】** 经济战 里根政府 苏联贸易 东西方关系 美欧关系

**【作者简介】** 付瑞红，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政策开始转型，但与缓和乃至遏制政策不同，这种转型不仅从西方角度思考如何应对苏联威胁，更从苏联内部角度思考美国如何赢得冷战。美国充分利用苏联在道德、经济和结构层面的弱势和美国在技术、价值和经济方面的优势，采取全面竞争政策，试图从内部改变苏联政权和社会主义阵营，尤其体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领域，围绕能源问题在贸易、技术层面发动“经济战”，是里根政府对苏政策的首要手段。国内学者对美国对苏“贸易战”的实施方式和效果进

---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美在亚太地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CGJ022）的阶段性成果。

行过分析<sup>①</sup>。美国对苏联“经济战”的逻辑和效果评估对于思考当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对华政策逻辑同样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本文侧重于里根政府攻击苏联经济脆弱性为特征的“经济战”的目标和过程，分析政策的冲突及对效果的影响。由于政策效果依赖于目标与手段的合理性及执行的有效性，而经济制裁或者禁运仅靠一国之力难以完成，所以政策目标的确定和手段的使用效果依赖于政策决策者和盟友之间在权力分散化及利益多元化过程中的斗争与妥协，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复杂政治过程。对此加强研究，有利于我们认识美国对外发动贸易战的本质和策略，这对妥善应对贸易战将有所裨益。

## 一 里根政府对苏发动“经济战”的政策背景

“经济战”属于高强度和强制性行为，在贸易、金融、投资、技术转让等各领域采取以制裁为主的措施，旨在破坏敌对国家的经济资源，降低其经济资源、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的可能性和机会，最终削减敌对国家实力，这种措施在战争和平时时期均可使用。“经济战”的基本假设是贸易所导致的附加收益将最终部分或全部用于军事行为，从而导致对方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增长，是“经济治国术”的形式之一。“经济治国术”是外交政策制定者采用所有经济手段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包括影响态度、期望或者信念，是传递某种信息的手段。按强制程度而论，“经济治国术”位于军事和外交之间，经济制裁、经济战和外交援助都是“经济治国术”的范畴<sup>②</sup>。

里根执政初期认识到，仅仅依赖于军事能力无法对苏联传达有效的威慑信息，需要运用经济手段打击苏联，迫使苏联认识到与美国长期军事竞争所面临的能力不足，把东西方的经济关系视为国家安全关切。里根政府时期的“经济战”是特指用进攻性和破坏性的经济手段，破坏苏联经济和金融体系而最终限制和弱化其军事能力的政策。“经济战”依赖于经济制裁，又不是简单的经济制裁、封锁和竞争，而是对苏联经济脆弱性的认知和攻击，通过弱化苏联的经济能力进而

<sup>①</sup> 徐洪峰：《里根政府对苏联经济外交政策研究：1981~1988——苏联解体一个新的分析视角》，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梁孝：《美国的经济战、苏联解体及其对中国的警示》，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茹莹：《论70年代以来“经济武器”在美国对苏外交中的运用》，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6期；牛笑风：《冷战时期美苏经济关系的演进》，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4期。

<sup>②</sup> 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9 - 50.

达到削弱其军事能力的目标。虽然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从未使用“经济战”这一术语，1982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接受采访时否认美国政府对苏实施“经济战”，强调只是寻求避免苏联把相关贸易转化为军事实力，其中包括对苏联油气管道的制裁措施<sup>①</sup>。然而“经济战”的逻辑与里根及主要决策者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美国政策决策者更清晰和密集地称苏联为威胁和侵略者，里根视苏联为“邪恶帝国”<sup>②</sup>，苏联的“敌人”形象在美国国内得到强化。美国决策层认识到，苏联的扩张性本质如果不发生根本变化，苏联就是威胁，应对威胁的方式短期是使其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并限制其行为，尽力使苏联变弱而不是变强，长期则要对苏联社会和政权施加压力，促其内部发生变化。里根政府冲击苏联经济及政治的方式就是实施对战略物资制裁和限制为主的“经济战”。曾任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苏联专家理查德·派普斯指出，美国国内以商务部和国务院为代表的温和派认为能源设备禁运是无效的；以国防部为代表的强硬派认为所有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商业往来都要在大战略背景下审视，应尽力减少苏联获得硬通货的机会，避免其军事能力提升，美国应该与盟友协商采取经济遏制政策，因为与西方的能源合作会帮助苏联提升军事能力<sup>③</sup>。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经济遏制手段将使苏联经济陷入增速放缓、贸易赤字扩大及硬通货短缺为标志的严重衰退<sup>④</sup>。因决策层内部的分歧，里根政府慎重使用“经济战”一词，但其逻辑和意图在国家安全决策指令这样的政策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用“经济战”形容里根时期尤其指1981~1985年的对苏经济政策得到美国学者的认可<sup>⑤</sup>。

政治高于经济一直是美苏经济关系的特征，美国坚持对苏实施经济防务政

① David Watt, “Arms, the Alliance and Reagan”, *The Times*, September 9, 1982, p. 8.

② Ronald Reagan, *Remarks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in Orlando, Florida*, March 8, 1983,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sites/default/files/archives/speeches/1983/30883b.htm>

③ Richard Pipes, “Putting the Brakes on a War Machin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1, 1983.

④ Caspar W. Weinberger,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or Fiscal Year 1983*,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82, pp. 26 - 32.

⑤ 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 Containment: CoCom and the Politics of East - West Trad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33 - 234; Philip Hanson, *Western Economic Statecraft in East - West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8, pp. 53 - 61; Bruce W. Jentleson, *Pipeline Politics: The Complex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 West Energy Trad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72 - 214; Alan P. Dobson, *US Economic Statecraft for Survival, 1933 - 1991: Of Sanctions, Embargoes, and Economic Warfa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hilip J. Funigiello, *American - 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Reinhard Rode & Hanns D. Jacobsen, *Economic Warfare or Détente: An Assessment of East - West Relations in the 1980'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Alan P. Dobso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Warfare, and Starting to Close Down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9, No. 3, June 2005, pp. 531 - 556.

策，避免其经济实力增长带动军事能力提升。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对苏联禁运战略物资，1949年出台《出口管制法》，并成立“对共产党集团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基本形成对苏的经济遏制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全面禁止战略物资及与之相关的技术直接或间接被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取，这是限制苏联势力拓展和实力增长的关键措施。冷战初期的20年，经济战是政治对抗的补充。20世纪70年代，美苏增进经济联系与政治缓和相一致，经贸额增加，美国对苏联的贸易限制有所放松，通过经济联系的增长扩大美国的平衡力和利益成为对苏政策的目标之一。这一时期美国及西方国家对苏贸易大幅增加。1970~1974年间美苏贸易额从每年500万美元增加到9亿美元，在苏联12个对外贸易西方伙伴国家中，美国的占比从1970年的3%增长到1975年的9.8%<sup>①</sup>。美苏缓和时期，苏联阵营得到大量西方贷款，苏联在经贸、资金和技术层面开始加大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苏联能源出口占总产量的比例逐年扩大，从1960年的6%扩大到1980年的16%左右<sup>②</sup>。苏联的能源管道项目和油气资源开发需要资金和技术，它们主要来自西欧国家各国政府提供担保的贷款和设备、技术转让。

美苏贸易的增加及70年代后期美国对美苏实力对比平衡认知的变化，导致缓和政策不断受到质疑。美国把苏联军事能力增长和地缘政治野心扩大归因于东西方贸易的扩大，认为经济遏制是延缓或迟滞苏联经济和军事能力发展的首要选项。美国对苏联经济政策，无论是遏制、缓和，还是“经济战”，都难以摆脱三个基本目标：国家安全、影响苏联外交政策及服务于美国长期战略，变化的只是方式。1947年美国开始实施禁运政策时，首要政策目标就是将其作为一个保持对苏联军事、经济力量优势的理性选择<sup>③</sup>。卡特政府后期，经济防务政策作为改变美苏力量平衡的手段而重新得到重视，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的亨廷顿认为，美国在苏联需要的油气设备和资源技术方面拥有决定性的平衡力，白宫的核心任务应是控制美苏经济关系，管控对苏油气设备和技术出口，并建议新的经济外交应获得盟友的支持。然而亨廷顿依然坚持中立立场，主张胡萝

<sup>①</sup> Gary K. Bertsch, Steven Elliott, "Controlling East - West Trade in Britain: Power, Politics and Policy", in Gary K. Bertsch eds., *Controlling East - West Trad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ower, Politics, and Policies*,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12.

<sup>②</sup> Thane Gustafson, *Soviet Negotiating Strategy: The East - West Gas Pipeline Deal, 1980 - 1984*, Rand Publication, 1985, p. 13.

<sup>③</sup> Gunnar Adler - Karlsson, *Western Economic Warfare, 1947 - 1967: A Case Study i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68, p. 31.

卜和大棒政策并用<sup>①</sup>。1976年，美国防部曾授权国防科学委员会成员、德州仪器总裁兼执行长佛瑞德·布希对技术转让的国家安全威胁进行评估，报告最终认为美国应强化出口控制，限制西方内部贸易以防向苏联泄露技术<sup>②</sup>。佛瑞德·布希认为，美国不会通过与苏联密切经济联系的方式获得优势和平衡力，西方的技术会帮助苏联实现自足，苏联的威权体制会阻止西方经济对苏联社会影响力的增强，美国的政策意图不是禁止贸易，而是尽可能长地延缓对手获得对军事发展具有重要性的商业技术<sup>③</sup>。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是美苏关系转折的标志性事件。1980年1月，卡特总统宣布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主要措施有：实行粮食禁运，除1975年协定提供的800万吨粮食以外，美国将不交付苏联另外从美国订购的1700万吨粮食；宣布禁止向苏联出口所有高技术产品，冻结价值为1.55亿美元的对苏出口高级技术项目的申请，并拒绝批准此后几年内向苏出口计算机等高级技术的出口许可证；进行信贷抵制，西方盟国同意不向苏联提供优惠的政府信贷；减少苏联在美国海域的渔业权益<sup>④</sup>。卡特政府时期谷物禁运属于经济制裁的范畴，旨在向苏联传递美国的态度，试图惩罚和影响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对苏联进一步侵略行为的威慑。

里根执政后继承了卡特政府时期对苏联外交的转型和经济手段的应用，从道义、经济和战略角度反对对苏贸易，这种反贸易的立场因美苏关系恶化而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针对苏联经济和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及如何与盟友合作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国防部长温伯格和中情局局长凯西组织专家讨论并设计打击苏联经济和金融的全面战略。苏联经济脆弱性在于作为战略物资的石油、美元和粮食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苏联主要依靠石油出口换美元，再用美元进口粮食。苏联硬通货年收入仅为320亿美元，少于埃克森石油公司当时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苏联硬通货收入依赖的主要来源是石油、天然气和武器出口，三分之二源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苏联的金融机构巧妙地在西方金融领域建立附属银行，并在相关国家作为合法的商业实体存在，发展“同业存款”获得利息，通过续借的

<sup>①</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rade, Technology, and Leverage: Economic Diplomacy", *Foreign Policy*, No. 32, Autumn 1978, pp. 63-106.

<sup>②</sup> A 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Export of U. S. Technology, *An Analysis of Export Control of U. S. Technology - A DOD Perspective*, February 4, 1976, Washington, D. C., [https://archive.org/details/DTIC\\_ADA022029](https://archive.org/details/DTIC_ADA022029)

<sup>③</sup> Fred Bucy,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East - West Trade: A Reapprais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 No. 4, 1977, p. 150.

<sup>④</sup> 茹莹：《论70年代以来“经济武器”在美国对苏外交中的运用》。

方式积累了 100 亿美元的储蓄。美国尤为关注西伯利亚油气管道项目的金融和地缘政治结果，如果二期工程顺利完成，苏联的硬通货规模将增长两倍，西欧对苏联油气资源的依赖将达到 65%，苏联对于北约组织内部决策者的影响力还将增加<sup>①</sup>。据中情局的报告，苏联大规模有组织地窃取美国技术并应用于军事目标，每年窃取的 10 万份文件中有 90% 是非公开的；留学生获取应用领域的技术，每年大约有 2 000 名苏联和东欧人以非旅游身份进入美国，通过秘密方式获取情报<sup>②</sup>。1982 年中情局《苏联获取西方技术》的报告列出计算机、通讯和雷达等 12 项苏联向西方获取的关键技术清单<sup>③</sup>。1984 年《苏联军事力量》提到近 800 个技术转让个案，近一半涉及电子、计算机和生产装备<sup>④</sup>。美国国内政府部门对苏联脆弱性的评估既为里根政府执行更强硬的“经济战”制造舆论，也提供政策手段的选择，围绕能源为核心的技术、设备、硬通货的制裁和限制，成为里根对苏“经济战”的主要方式。

## 基于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的“经济战”目标分析

从里根政府的政策文件分析对苏联制裁，其目标是多层次的，由经济制裁演变为一场全面的“经济战”，旨在降低贸易对苏联军事实力的影响。关键问题在于“经济战”的目标是针对苏联政权，还是让苏联妥协并重新谈判。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关键人物，包括国防部长温伯格、中情局长凯西、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苏联问题专家理查德·派普斯，他们主张实施以苏联政权变化甚至是覆亡为目标的全面“经济战”<sup>⑤</sup>。然而，里根在执政之初取消卡特政府对苏谷物制裁及 1984 年之后开始对苏联进行接触和谈判，里根对苏联的政策没有做到“言行合一”，攻击苏联政权的强硬言辞并不

<sup>①</sup> Roger W. Robinson Jr., “Reagan’s Soviet Economic Take - Down Strategy: Financial and Energy Elements”, in Douglas E. Streusand, Norman A. Bailey and Francis H. Marlo eds., *The Grand Strategy that Won the Cold War*,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6, pp. 161 - 162.

<sup>②</sup> CIA, *Soviet Acquisition of Military Significant Western Technology: An Update 1985*, September 1985,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500561.pdf](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500561.pdf)

<sup>③</sup> CIA, “*Soviet Acquisition of Western Technology*”, April 1982, p. 7,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4B00049R001503890021-8.pdf>

<sup>④</sup>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oviet Military Power*, 3<sup>rd</sup> ed., April 1984, p. 108,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8B00831R000100210053-2.pdf>

<sup>⑤</sup> Alan P. Dobso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Warfare, and Starting to Close Down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9, No. 3, June 2005, p. 537.

一定代表有能力和意愿执行以此为目标的政策。

里根政府对苏联的经济政策从属于总体对苏竞争政策的框架，其政策目标主要体现于多个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中。里根时期，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代替“总统评估备忘录”和“总统指令”，颁布总统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确立的政策和目标，其中涉及对苏经济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 32 号国家安全战略文件<sup>①</sup>、66 号经济金融战略文件<sup>②</sup>和 75 号对苏全面政策的专门性文件<sup>③</sup>。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32 号和 75 号文件是从总体框架内思考对苏经济政策的。1982 年 5 月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32 号文件的背景是，1981 年 12 月 9 日，美国对苏联实施单边制裁，在国家安全战略总体框架下界定美国的主要威胁是苏联及其盟友，把对苏联及盟国施加经济压力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五个主要支柱之一。美国国家安全需要包括外交、信息、经济政治和军事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组合，不仅从外部遏制苏联，迟滞其帝国主义的动力，还要在内部施加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压力。1983 年 1 月 17 日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75 号文件《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是对苏战略最全面的阐述，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具有独特性，是在外交、宣传、经济、军事等领域确立全面对苏竞争政策的关键文件，提出美苏经济关系服务于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服务外交和战略目标。经济领域的目标是东西方经济关系不能促进苏联军事增长，阻止能够直接或间接有助于苏联经济增长的技术和设备转让；增加苏联制度结构化改革的压力，加重资源配置决策负担，避免对苏联经济的资助；把苏联在贸易、能源、供给和金融关系层面对西方反制可能性降到最低；允许在谷物等非战略领域与苏联进行贸易。

1982 年 6 月，美国单方面对苏扩大制裁后遭到西方的抵制。基于与盟友协商后达成的共识，1982 年 11 月 29 日，里根签署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 66 号文件《东西方经济关系及源于波兰的制裁》，确立基于安全原则的东西方经济关系的框架。1982 年夏天，西欧国家不认同美国禁止欧洲公司向苏联西伯利亚油气项目出口美国授权给它们的技术和装备。在 G7 会议协调基础上，为了加强对苏经济政策的协调，1982 年 7 月美国成立高级跨部门部长级别机构小组——国际经济

<sup>①</sup>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32, May 20, 1982,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sites/default/files/archives/reference/scanned-nsdds/nsdd32.pdf>

<sup>②</sup>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66, November 29, 1982,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sites/default/files/archives/reference/scanned-nsdds/nsdd66.pdf>

<sup>③</sup>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75, January 17, 1983,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sites/default/files/archives/reference/scanned-nsdds/nsdd75.pdf>

政策委员会，由财政部长负责，通过国家安全顾问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负责协调所有层面的国际经济政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对苏贸易限制，包括关税壁垒、出口管制、贸易限制和经济制裁、贸易禁运等。贸易制裁主要在四个多边机构进行：北约的经济委员会、国际能源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磋商，美国与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确认在东西方贸易的关键领域达成共识、标准和行动意向，体现于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66 号文件中。

西方国家达成的共识包括，各国认同有必要基于共同的基本安全利益与苏联发展关系，协调各政府内部分歧，从而把东西方关系视为一个整体。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关系应共同遵守的原则是：贸易安排和行为不能有助于苏联和东欧军事和战略优势能力的增强；援助苏联经济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贸易需在非最惠国待遇下开展；“经济战”并不是目标，基于广泛的安全利益与苏联的贸易仍要继续，但要基于优势平衡。里根签署的文件还包括共同采取的行动：西方盟友在寻求苏联能源替代源的过程中不再与苏联签署油气新合同；西欧国家油气供给的苏联来源不超过 30%；美国和盟友强化对苏联战略性技术和设备项目的转让控制；建立管理与苏联金融关系的规则，确保盟友对苏联出口信用政策保持一致。在五个领域评估西方与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关系：具有军事重要性的战略产品和技术、其他高技术产品、信贷政策、能源和农产品。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66 号文件提出，在美国政府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层面进行相应调整，由高级跨部门部长级别机构小组——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负责各个项目的目标，定期向总统汇报目标达成情况，在其监督下成立四个关键领域跨部门工作组，包括国务院负责的国际能源安全小组、战略技术转让高级跨部门小组，由财政部负责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和商务部组成的信贷小组，由国务院负责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组成的东西方经济关系小组。在能源、技术、信贷和东西方关系领域与盟友协商由国务院代表负责，并包括国安会成员代表和相关部门的代表。

美国三份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从不同角度重视对苏“经济战”的手段和利用苏联的劣势和美国的优势对苏联体系施加压力的竞争思维，强调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全方位限制苏联实力发展，在本质上与卡特政府后期对苏经济防务政策具有一致性，是从维护美国实力优势出发的“经济战”。然而，以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75 号文件为标志，美国政策不仅仅满足于塑造和影响苏联的行为，目标开始指



向改变苏联体制本身，方式是寻求、夸大并利用苏联结构中的弱势进而破坏苏联体系的基础。即便“经济战”的战略目标具有改变苏联政治体系的意图，意图的达成仍依赖于具体政策的实施。

## 对苏“经济战”的主要方式与实施过程

美国对苏发动“经济战”，政策目标是破坏苏联硬通货来源、通过基于技术的军备竞赛增加苏联的经济负担、停止西方的技术输入。以波兰实行军事管制为借口，1981年12月29日，里根宣布对苏联实施单边制裁，切断对苏联在西伯利亚修建新的天然气管道和萨哈林群岛与日本合作能源开发所需的大部分技术的转让，具体措施包括暂停所有苏联航空服务、关闭苏联在纽约的采购委员会、重新审核所有对苏联生效的出口许可证、延迟谷物协定谈判、扩大油气设备出口许可审查、不再订立新的能源和技术交换协议。时任美国务卿黑格称这些过渡性措施可以预知未来的具体行动计划<sup>①</sup>。1982年6月美国决定扩大对苏联的出口制裁，除禁止出口美国国内生产的设备外，还将包括美国公司在外国子公司所生产的设备及持有美国公司许可证、使用美国专利的外国公司生产的设备。美国试图通过扩大制裁加重苏联经济困难，弱化苏联对外扩张的势头，从长期而言摧毁苏联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美国扩大制裁引起欧洲盟友的不满，同时也激化了美国国内国会、商人和民众的矛盾。美国扩大对苏制裁措施导致国务卿黑格的辞职，制裁措施最终在1982年11月13日宣布取消<sup>②</sup>。里根宣传在与苏联的贸易政策上与盟友达成的非正式共识体现于国家安全决策指令66号文件中。

围绕能源为主的经济制裁失败后，以多边协商为主的技术转让控制成为“经济战”的主要手段。美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坚持严格的出口技术管制，里根时期这种强硬立场因国家安全考虑更具理性。巴黎统筹委员会其他成员则更多从利益而非外交或国家安全角度出发，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出口管控难以有效执行。但总体而言，巴黎统筹委员会在限制苏联和东欧获得西方技术发挥了一定作用，1982年同意扩大美国提出的100多项限制清单中的58项，尤其是

<sup>①</sup> Don Oberdorfer, John M. Goshko, “Reagan Orders Economic Steps Against Soviet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0, 1981.

<sup>②</sup> Ronald Reagan, *Radio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East - West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Soviet Pipeline Sanctions*, November 13, 1982,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1993>

有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高技术项目，包括浮动船坞、航天器材和航天发射装置、超导材料、机器人和机器人控制器、合金产品的技术和装备、工业用燃气轮机技术；1983 年 12 月同意在整个清单完成前先行实施十项优先项目的限制，最终的协议在 1984 年 7 月达成<sup>①</sup>。美国与盟友之间在技术转让领域的合作有一定效果，虽然最终的结果不是里根政府完全想要的，比如美国希望提升巴黎统筹委员会至正式条约的地位并创立军事分委员会以提升国防部长的作用，但这一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军民两用项目并没有如美国所愿被列入清单，一些油气设备和技术出口的限制没有被采纳，个人计算机也未被列入限制清单之列。

由于相关制裁并没有获得西欧国家和日本的支持，美国不得不放弃单边“经济战”的制裁计划。1984 年里根政府决定放松单边制裁并允许美国公司向苏联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同意向苏联出售 400 万美元的潜入式钻井泵。由商务部和国务院共同制定的这项政策，被认为是美国前期限制苏联通过石油出口获得硬通货政策的调整<sup>②</sup>，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里根政府对苏联“经济战”的结束。1985 年初，美国派出自 1978 年以来首个贸易使团到达莫斯科<sup>③</sup>。西伯利亚新石油管线 1985 年底开通。对于苏联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实施的技术出口控制，无论单边还是双边都遭到来自国内商业利益集团和盟友的反对，事实上由于西欧国家并没有认同或履行多边协定，最终利益受损的是美国国内的商业集团。1988 年美国通过《综合贸易和竞争法》结束单边对东欧和苏联技术出口的实际技术控制，意味着美国取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商品和技术的单边控制。1990 年后巴黎统筹委员会逐渐放宽对苏联的技术限制。

## 分析与质疑美国“经济战”对苏联经济的作用

对于里根政府的“经济战”对苏联经济的冲击乃至政权覆亡所发挥的作用，无法简单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80 年代前半期里根对苏联实施了军事、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强硬政策。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转变对西方政策，希望通过与西方国

---

<sup>①</sup> Ma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 Containment: CoCom and the Politics of East - West Trad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68 - 269.

<sup>②</sup> Clyde H. Farnsworth, "U. S. Approves the Sale of Oil Gear to Russians", *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84.

<sup>③</sup> Gary Clyde Hufbauer, Jeffrey J. Schott, Kimberly Ann Elliott,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pp. 683 - 711.

家缓和，并把主要精力用于国内改革和复兴。苏联的经济压力确实是政策变化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能证明是美国前期政策的结果。

美国“经济战”对苏联经济的直接影响体现在石油管道建设上，但其政策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仅仅造成了时间的延迟和苏联成本的增加，最终没能阻止苏联向西欧输送油气资源。把管道控制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无效和代价最高的行为并不夸张<sup>①</sup>。然而西欧国家因经济增长放缓并没有大幅增加从苏联进口油气资源，1980年苏联向经合组织和其他西方国家出口油气资源，1985年为每天140万桶，到1988年仅增长到210万桶<sup>②</sup>。苏联货并没有因管道开通而获得预期的硬通收益。在美国的压力下，西德、法国与苏联重新签订协议，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天然气，最终苏联实际比预期的硬通货收入下降了50%，西欧对资源需求下降影响苏联硬通货收入，主因是80年代早期经济衰退导致，1979~1985年天然气需求仅增加5%，而之前的6年增加了49%。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减少苏联天然气出口收入，只是降低了苏联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sup>③</sup>。80年代苏联经济的外部压力主因是市场性因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80年代美国总体“经济战”和苏联经济恶化在时间上具有相关性，但是否有因果关系尚无定论。苏联自身经济结构的僵化和固有结构性问题及70年代在第三世界的扩张，致使80年代初期经济形势已经不容乐观，美国的经济制裁及与西方国家在苏联石油管道资金和技术等领域的共识性行动，还有美国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支持第三世界的反苏力量，对苏联经济发展是雪上加霜。整个80年代苏联经济负荷加重，而贷款和投资等收入减少。据不完全统计，经济成本增加主要体现在代替西方技术的研发成本、阿富汗战争的支出、支援波兰支出和维持油田成本，这四项支出费用从1982年的80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150亿美元，而同期苏联出口、西方投资和贷款减少所导致的损失从1982年的90亿美元增到1986年的360亿美元，其中包括西伯利亚油气管道延迟、油价下跌、出售武器减

<sup>①</sup> Homer E. Moyer, Jr., Linda A. Mabry, “Export Controls as Instrumen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History, Legal Issues, and Policy Lessons of Three Recent Cases”,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 15, No. 1, 1983, p. 91.

<sup>②</sup> CIA, *Soviet Energy Data Resource Handbook*, 1999, p. 21,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292332.pdf](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292332.pdf)

<sup>③</sup> Bruce W. Jentleson, “The Western Alliance and East – West Energy Trade”, in Gary K. Bertsch eds., *Controlling East – West Trad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ower, Politics, and Polic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34 – 335.

少、外国投资停止等因素造成的损失<sup>①</sup>。上述统计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苏联经济因内外压力及自身扩张所引发的负担日益沉重。

最终对苏联经济产生致命性影响的是 80 年代中期石油价格下跌及由此导致的硬通货收入减少。里根政府确实重视石油武器的运用，1981 年 1 月 28 日签署的第一个行政命令是解除对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控制<sup>②</sup>。里根宣布此行政命令后，国际石油价格终止了上涨势头，并小幅下降。欧佩克原油价格自 1970 年的每桶 1.21 美元上涨到 1980 年的 35.52 美元，之后石油价格逐年下跌，从 1980 年到 1985 年每桶下跌 8.51 美元。除干预石油价格之外，美国还利用秘密方式对苏联石油进行蓄意破坏。1982 年 1 月，里根授权中情局通过转让功能有缺陷的技术蓄意破坏苏联经济，1982 年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大爆炸是由美国中情局的恶意技术转让所导致的，给苏联经济造成巨大损失<sup>③</sup>。为了减少苏联硬通货的来源，美国限制从苏联进口石油天然气。但是对苏联经济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不是美国的行为，而是 1985 年沙特行为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下跌。

1985 年沙特阿拉伯决定停止石油价格保护并再增加四倍石油产量。1986 年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至 13.53 美元/桶，相比于 1980 年每桶价格下跌了 62%，1986 年到 1989 年，石油价格没有超过 18 美元/桶<sup>④</sup>。石油价格的突然下跌是弱化苏联经济基础的关键因素，苏联每年大约损失 200 亿美元<sup>⑤</sup>。据美国中情局分析，苏联石油出口的硬通货收入在 1983 年达到高位，为 156 亿美元，1986 年减少至 70 亿美元，三年间减少近 90 亿美元。1983 年和 1986 年苏联依赖出口所获得硬通货分别为 324 亿美元和 251 亿美元，总体下降 73 亿美元，石油收入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48% 和 27.8%<sup>⑥</sup>，可见苏联增加其他产品出口获得硬通货并没有弥补石油价格下跌导致的硬通货减少份额，因此石油价格下跌是引发苏

<sup>①</sup> 数据引自 Warren E. Norquist, "How the United States Used Competition to win the Cold War", *The Journal o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Volume 9, No. 1, 2009, pp. 1-27.

<sup>②</sup> Ronald Reagan, *Executive Order 12287 - Decontrol of Crude Oil and Refined Petroleum Products*, January 28, 1981,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3901>

<sup>③</sup> David E. Hoffman, "Reagan Approved Plan to Sabotage Soviet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7, 2004.

<sup>④</sup> Average Annual OPEC Crude Oil Price from 1960 to 2018 (in U. S. dollars per barrel),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2858/change-in-opec-crude-oil-prices-since-1960/>

<sup>⑤</sup> Yegor Gaidar, *The Soviet Collapse: Grain and Oil*, April 2007, [https://www.aei.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20070419\\_Gaidar.pdf](https://www.aei.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20070419_Gaidar.pdf)

<sup>⑥</sup> CIA, USSR; *Coping with the Decline in Hard Currency Revenues*, 1988, p. 2,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498823.pdf](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498823.pdf)

联在 1985 年后硬通货整体减少的主因。苏联进口结构中以谷物为主的农产品大幅下降，以设备为主的非农产品大幅上升，总体进口所需硬通货并没有明显下降，1986 年相比于 1983 年而言，从 277 亿美元下降 231 亿美元，进口的硬通货支出仅下降了 46 亿美元。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总体硬通货债务在 1985 年大幅增加，从 1984 年的 222 亿美元增加到 1986 年的 360 亿美元<sup>①</sup>。苏联硬通货来源大幅减少，出口的硬通货支出并没有相应减少，再加之在第三世界的负担逐渐加重，苏联的债务增加，为苏联经济带来风险。

沙特政府的行为是否受里根政府影响成为其政策效果分析的关键。里根的儿子迈克尔·里根和记者彼得·施魏策尔都提到，沙特政府行为与里根政府有渊源<sup>②</sup>，但目前并没有正式文件支持这一说法。在 80 年代美国和沙特关系的记录中并没有提及石油价格，沙特政府增产和降价的行为有其自身的理由，更多的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和长期收益保障的需求，即便没有美国的游说和劝说也会这么做<sup>③</sup>。沙特政府增产石油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冲击对苏联经济产生了致命性影响，但不足以证明是美国政府所为。国际原油市场的变化和苏联内部的持续经济危机对苏联政权确实产生了压力，而非美国“经济战”的结果。

## 基于目标分析的政策困境

美国“经济战”先天设计不足，对苏联经济影响有限，不足以改变苏联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根源在于目标期望过高、自身能力不足。在美国对苏政策综合文件和对东西方经济关系的专门性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到美国政策的短期目标是影响苏联的外交政策选择，长期目标是攻击苏联的弱点，影响苏联资源的分配，加重其经济负担。理论上“经济战”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综合外交行为，目标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向目标国传递信息、威慑目标国已经做或者还未做

<sup>①</sup> Robert Cullen eds., *The Post - Containment Handbook: Key Issues in U. S. - Soviet Economic Relatio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 225.

<sup>②</sup> Michael Reagan, *Putin, Petroleum and Pantyhose*, Mar 06, 2014, <https://townhall.com/columnists/michaelreagan/2014/03/06/putin-petroleum-and-pantyhose-n1804878>; 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4; Peter Schweizer, *Reagan's War: The Epic Story of His Forty-Year Struggle and Final Triumph Over Communism*, New York: Doubleday, 2002, pp. 238 - 241.

<sup>③</sup> Rachel Bronson, *Thicker than Oil: America'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Saudi Arab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68 - 190.

的行为、弱化目标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甚至影响目标国政治体系。用经济手段获取政治目标，历史经验证明，施加制裁国不仅面临目标失败，还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sup>①</sup>。经济困境并不必然导致目标国政治行为、军事实力的变化。美国试图把贸易作为影响苏联外交行为乃至政权变化的目标是不现实的，目标与手段不匹配。

从实践角度，“经济战”的有效性依赖于目标国对制裁国的贸易依赖程度及目标国经济和军事资源的相互转化意愿，目标国要高度依赖于制裁方的贸易并且除了贸易之外不能提供军事部门发展所需的替代资源，制裁方和制裁对象之间存在相互依赖且不可替代的经济和技术关系。冷战背景下的苏联经济和苏联与西方的贸易显然不具有这一特性。东西方缓和的 10 年确实增强了苏联阵营与西方的贸易。中情局统计数据<sup>②</sup>显示，1980 年与 1970 年相比，苏联阵营总体占西方国家出口总额的比例并没有大幅增长，均在 10% 以下，以占西方国家出口比例最高的西德为例，苏联阵营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仅从 5.6% 增长到 6.3%。苏联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总额有所增长，从 24% 增长至 35.3%，但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依然有限，从 0.7% 增长到 1.7%。西方国家对于东欧国家影响力要大于苏联，东欧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性相对较高。东欧国家与西方国家贸易占其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3% ~ 7%，钢铁、食物和高技术装备主要依赖于西方进口。中情局研究报告也显示西方国家的经济压力对苏联的影响是很小的，苏联的经济问题主要源自国内，不会因西方的行为而急剧恶化。但是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硬通货形势如果出现恶化，会加重苏联负担，反之亦然。

苏联总体贸易中，发达国家所占进出口比例低于共产主义国家，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对苏进出口比例更低。1981 年，西方国家对苏出口总额的近 250 亿美元中，美国仅占 24 亿美元，美国在西方对苏联出口中的份额比例是 9.6%；西方国家从苏联进口的 254 亿美元中，美国仅 5 亿美元，占西方国家比例的 0.4%<sup>③</sup>。西方国家在苏联进出口贸易中并不占有主导性地位，美国与苏联的贸易额比例更小。

<sup>①</sup> Gunnar Adler - Karlsson, *Western Economic Warfare, 1947 - 1967: A Case Study i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68; Johan Galtung, "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With Examples from the Case of Rhodesia",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3, Apr., 1967, pp. 378 - 416.

<sup>②</sup>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The Soviet Bloc Financial Problem As a Source of Western Influence*, April 8, 1982,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T00966R000100030026-0.pdf>

<sup>③</sup>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East - West Technology Transfer: A Congressional Dialog with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98<sup>th</sup> Congress 2d Session, Washington DC, 1984, p. 1, [https://www.jec.senate.gov/reports/98th%20Congress/East-West%20Technology%20Transfer%20\(1305\).pdf](https://www.jec.senate.gov/reports/98th%20Congress/East-West%20Technology%20Transfer%20(1305).pdf)

美苏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不足以依靠单边制裁影响苏联的态度和行为。美国的“经济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虚张声势，如果有影响，更多是对苏联心理和观念层面的压力。苏联的经济具有相对自主性，美国和西方的贸易对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水平和增长的作用并没有重要到可以影响苏联经济整体发展的程度。苏联的经济行为更多是内向的，而非外向的。尽管里根政府乐观地认为苏联会把经济压力转移到军事领域，但在东西方高度对抗时期，苏联并不会如美国所愿，苏联并没有因面临经济困境而减少军费开支。

里根政府时期实施对苏“经济战”面临战略能力不足问题。从国内财政看，里根成为美国历任总统中财政赤字最多的一位总统，1979年卡特政府时期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1.6%，里根政府执政八年平均比例为4.1%，1983年财政赤字最高达到5.9%<sup>①</sup>。在对外贸易方面，里根任期内连年逆差，自1914年以来第一次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最大债务国<sup>②</sup>。美国的战略能力不足以支持里根政府对苏“经济战”的宏大目标。经济制裁和禁运对于实施者而言，可能付出的代价比被制裁者还要高。美国对苏“经济战”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对苏出口下降，从1979年的36亿美元下降到1980年的15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对苏出口中的第一位下降到第四位。1980年法国和德国对苏联出口相比1979年增加幅度超过20%。1983年与1979年相比，除美国和英国对苏出口下降外，其余西欧国家和日本都有所增加<sup>③</sup>。对苏贸易禁运对苏联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也间接伤害了美国农场主的利益，美国对苏联农业出口的比例在1980年后大幅下降，由1979年的22%下降到1980年的7%和1982年的8%，苏联的小麦和谷物进口中，美国的比例由1978/1979年的72%至1979/1980年下降到49%，1982/1983年则降至19%，但苏联从阿根廷和加拿大等国增加了进口<sup>④</sup>。

## 美国的政策执行力受制于盟友的合作

为了达成目标，制裁一方的政府在实施制裁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三个基本限

① The U. S. Federal Budget database, <http://federal-budget.insidegov.com/>

② 潘锐：《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研究——从杜鲁门主义到里根主义》，载《国际商务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Ma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 Containment: CoCom and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Trad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33.

④ Anton F. Malish, “Soviet Trade in Agriculture Commodities and Technology”, in Bruce Parrott eds., *Trade, Technology, and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12 - 213.

制：安抚或压制因中断与目标国的经济关系将承担后果的国内个体或团体，否则，随着政策的推行，政府面临的国内阻力越来越大；必须得到提供资源替代的其他国家的合作以保证经济制裁有效，然而国际协调不易达成，因其他国家或不赞同行为背后的目标，或不愿意付出经济利益代价；政府还需要考虑被制裁者的回应<sup>①</sup>。面对美国的“经济战”，苏联因在技术、设备和资金方面并不具有优势从而对西方的经济制衡力是有限的，对西方的回应更多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苏联并没有对美国和西方采取实质性并有影响力的反击措施。美国政策执行力不足主要受限于盟友的抵制。美国对苏联“经济战”与其说是东西方问题，不如说是西方之间的问题。

卡特政府时期对苏联谷物禁运并没有达成美国希望达到的结果，里根如何处理制裁措施在政府内部充满争议。批评者认为制裁是无效的，对农场主的伤害比苏联要大；支持者认为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没有改变，取消制裁会向苏联发送错误的信号。里根在不足一个月时间对该制裁作出完全不同的表态，可见政策决策层的分歧。1981 年 3 月 28 日，里根表示要严格审查美苏贸易关系，拒绝取消谷物禁运<sup>②</sup>。1981 年 4 月 24 日，里根宣布在综合考虑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农业需求的情况下终止农业产品的禁运。里根最终屈服于农场主、谷物生产州立法者、农业部长和白宫政策建议者的压力。是否或何时取消谷物禁运冲突反映了政府内部在东西方贸易议题上的矛盾。国防部长温伯格属于强硬派，认为美苏经济关系应该被置于两个大国军事竞争的背景下考虑，对于设备和技术应该进行更严格的出口控制，这个立场得到中情局局长凯西的支持。国务卿黑格不赞同与苏联的全面对抗，认为美国对苏经济强制政策不会得到盟友的支持，但黑格的立场并没有获得支持<sup>③</sup>。美国与苏联的贸易主要在农业出口部门，西欧国家在苏联的利益集中在工业和能源部门，里根上台初取消对苏联的谷物禁运，开始对苏联技术和能源实施制裁和限制，美国的行为在盟友面前实质上丧失了信誉，难以获得盟友支持。

美国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对盟友关系具有分裂性作用。苏联经济并不依赖于美

---

<sup>①</sup> Msichael Mastranduno, “Strategies of Economic Containment: U. S.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Vol. 37, No. 4, Jul., 1985, p. 503 - 504.

<sup>②</sup> Lee Lescase, Lou Cannon, “Reagan to Keep Soviet Grain Embargo”, *Washington Post*, March 29, 1981.

<sup>③</sup> Philip J. Funigiello, *American - 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pp. 194 - 196.



国，但与西欧经济关系更密切。在美苏贸易规模和产品有限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效力依赖于盟友的支持。然而美国与其盟友对“经济战”目标并没有达成共识。西欧的美国盟友认为“经济战”成本过大，得不偿失，还有可能引起苏联的政治对抗，从而最终危及西欧的安全。法国总统密特朗曾指出，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将会成为东西方对抗的第一步<sup>①</sup>。美国国务卿黑格在1982年1月访问英国时，与里根关系最密切的盟友撒切尔指出，美国在解除谷物禁运的情况下，在石油和天然气设备领域实施制裁是要求盟友承担非对称的负担。她在给里根的信件中指出，西德、法国不可能放弃与苏联的管道合同<sup>②</sup>。里根政府时期，其盟友并不认为苏联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不愿意承担经济制裁的代价。

里根政府施加的压力越大，盟友政府反对美国政策的立场越坚定。美国宣布对苏扩大制裁后，1982年8月25日，法国公司向苏联出口第一批三个涡轮压缩机，包括美国的生产部件并在美国公司许可下制造的涡轮压缩机，因违反了美国的扩大制裁措施立即受到美国的反制裁报复；一周后意大利公司向苏联出口管道压缩机。之后，英国、西德的公司分别向苏联出口违反美国制裁措施的设备，美国相继对这些欧洲公司进行惩罚<sup>③</sup>。里根政府在1981~1984年提出的多个“经济战”倡议基本没有得到盟友的合作，他们拒绝美国试图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内扩大管制范围和标准的努力。尽管美国认为硬通货的交易是一个战略问题，西欧国家也不愿意减少官方对苏联出口信贷的数量；在OECD框架内协调下，西欧政府同意增加对苏联贷款的利率，但是拒绝使用信贷管制作为战略武器<sup>④</sup>。西方联合实施的“经济战”并没有发生，苏联能够从西方国家获得所需要的技术、设备和信贷。美国盟友拒绝合作而使里根政府的以技术和装备控制为主的“经济战”难以为继。

美国与盟友的分歧尤其表现在苏联天然气管道事件的争执。尽管美国官员公开承认管道项目的终止是“经济战”中最重要部分，向西欧出口能源将为苏联在军事和民用部门的竞争提供足够的硬通货，将使苏联有经济实力从西欧购买重

① Jim Hoagl, "France Refuses to Wage Economic War on Soviets", *Washington Post*, June 15, 1982.

② Alexander M. Haig,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p. 255 - 256.

③ Bruce W. Jentleson, *Pipeline Politics: The Complex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 West Energy Trad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1.

④ Msichael Mastranduno, "Strategies of Economic Containment: U. S.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Vol. 37, No. 4, Jul., 1985, p. 518.

要技术，但盟友拒绝放弃对西伯利亚管道项目的参与，西方国家继续履行合同并提供技术援助。1982 年欧共体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一份正式声明，认为美国的制裁违反国际法，要求非美国公司遵守美国法律，违反了国际法的属地和属人管辖原则<sup>①</sup>。事实上，欧洲盟友与苏联签署的油气合同都是长期的，西德、法国是 25 年，意大利是 20 年，美国取消扩大制裁措施，欧洲盟友的行为基本没有变化<sup>②</sup>。里根政府没有成功说服英、法、德扩大对苏联的制裁。美国政府不愿意承担谷物禁运的成本，却把管道制裁与技术联系起来迫使盟友合作，直接导致欧洲盟友质疑里根政府的意图和对苏联威胁认定的可信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总体实力下降在具体议题上的折射。

## 结 语

“经济战”的成本和收益并非只是经济层面，往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思考，故无法根本否定里根政府对苏联“经济战”的效果。经济和军事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力量，在没有重大外部威胁和军事变化的情况下，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里根执政的八年是苏联经济内外交困的时期，在美苏经济互动规模和领域有限的前提下，围绕战略物资能源开展的多边贸易、技术制裁和禁运对苏联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实际影响有限，美国的政策压力和国际原油价格、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是苏联经济在 80 年代后期陷入困境的外在原因。80 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改变对西方政策，里根政府后期也回归谨慎方式，开始向接触苏联转变<sup>③</sup>。

里根政府对苏联“经济战”对当前及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在于，分析美国在目标、手段及成效层面的固守与变化可以看出，中美全方位“经济战”或许难以避免，中国要保持战略自信，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避免盲动和自负的行为及其后果。美国对华主动挑起贸易纠纷的目标和动力不是单一的，看似是中美贸易赤字和市场公平性问题引发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家安全、外交和美国

<sup>①</sup> European Community, “Note and Comments on the Amendments of 22 June 1982 to 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Presen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n 12 August 1982”,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 Vol. 21, 1982, p. 891.

<sup>②</sup> Patrick J. DeSouza, “The Soviet Gas Pipeline Incident: Extension of Collective Security Responsibilities to Peacetime Commercial Trad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10, 1984, p. 112,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613b/a4a3dbf9e5cfdd0890321b9c6e847b8d6ffff.pdf>

<sup>③</sup> Tyler Esno, “Reagan’s Economic War on the Soviet Union”, *Diplomatic History*, July 26, 2017, p. 24.

优势的考虑，这一点与美国对苏“经济战”是一致的。中美“贸易战”难以避免，且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美国对华“经济战”是全方位的，美国不仅在贸易领域，还会在投资、技术出口甚至在人员交流领域强化限制。美国的目标不限于贸易赤字，根本目标是从国家安全角度维护力量优势，美国对华政策不局限于“贸易战”，而是全面“经济战”。从效果而言，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制裁手段达成外交或政治诉求在理论和历史上难以成立。从经济的角度审视“经济战”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和暂时的，技术通过其他方式可以获取，也可以通过研发提升，技术管控措施也难以奏效，仅仅只能造成延迟或成本提升。无论单边制裁还是与盟友的联合制裁，美国都面临压力和矛盾，随着政策推行，压力会逐渐加大。美国“经济战”从某种程度而言是虚张声势，但也要密切关注其危害性。

历史上，在美苏经贸联系不紧密的情况下，美国采取与盟友协调合作的方式在战略物资领域发起贸易、金融和技术制裁，但因缺少盟友支持政策难以形成客观效果，美国经济强制力受限。当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是不对称的，美国采用的双边方式不受盟友限制，美国的经济强制力要高于对苏“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无疑会加大，中国对其危害性要保持战略自省，避免陷入对自身实力和美国政策影响力的误判。苏联与西方经济联系没有形成相互依赖，苏联不具备行动上回应美国“经济战”的主客观条件。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经济规模、影响力与世界经济的交织程度远非当年的超级大国苏联可比，中国具有回应美国贸易摩擦的决心、手段和实力。然而，以美国的方式回应贸易战只能是应急之策，不是长远之策。

中国奉行共赢和互利为主要特征的大国外交，对美外交也不例外，中国更要保持战略自省和定力，谨慎应对美国的“贸易战”，避免对美国政策过度反应，依然要坚持对美协调与合作。唯有如此，中美关系才能不按照美国的逻辑思维陷入零和竞争。

（责任编辑 李中海）